

臺灣故事島 （記憶與紀錄）

我的學費是飛鼠皮換來的 -王玉英的成長故事

蘭美幸



王玉英在7個兄弟姐妹的家庭中大長，有二個姐姐、二個妹妹及二個弟弟，她排老三。童年因家裡收入不豐，爸爸是做苦工的，有時有工作做、有時沒有，生活過得很清苦。

記得有一次，國小時父親帶她跟妹妹到山上採野草莓，及看他放的陷阱，才知道父親因家裡經濟能力不好，經常以捕獲的飛鼠皮拿去賣來繳學費。懂事的地，國中畢業以後因沒錢，就無法繼續升學，於是到宜蘭工廠工作，幫忙家裡貼補家用，靠著半工半讀完成高中學業。

結婚後，先生在北部從事地質鑽探工作，也是勞工階級，收入也不是很穩定，為避免「夫妻分隔兩地」，後來先生決定搬回花蓮，那時王玉英已擔任護理工作多年，直到孩子出生才轉為社區健康營造員。她說，因著上帝的恩典幫助，及與先生彼此相愛，使家裡經濟有改善，擁有了車子、房子，她覺得自己很幸運，一切都有神的庇佑。

人生中經歷了兩次颱風，一次是民國80幾年賀伯颱風，親身經歷颱風帶來土石流，將自己所蓋的第一棟房子沖垮，自己也因此得了驚嚇憂鬱症瘦了20幾公斤，若不是靠著信仰，她無法活過來。

89年第2次遇到桃芝颱風所產生的土石流，再度將房子沖壞。看到房子被沖到洪水裡的那一幕，現在想起來仍然可怕心有餘悸。面對自己勞力所得，卻如此被土石流一夕沖垮，至今內心仍隱隱作痛，只感慨人定是無法勝天的。

所幸遇到各界伸出援手，度過難關。自己也在教會的協助下，加入了婦女成長團體，從中學習編織等手工藝，貼補家用，有機會蓋了現在的棲身之所。回想起那段被資助的日子，她感受到自己的不足，也懂得人要付出，而不只是單單接受別人的幫助。

結婚23年來經歷像天災般的磨難，終因從小受父親影響有了上帝的信仰，在面對人生的各種起落環境，建立了不抱怨的態度不要怨天尤人、在苦難中更要有歡樂滿足的生活，施比受更有福！更多「我的學費是飛鼠皮換來的一王玉英的成長故事」，請上臺灣故事島 <http://storytaiwan.tw/DefaultRwd.aspx> 網站觀看更多！

兒路回家

那天，我們一行人在花蓮蕃谷募魚，頂著32度的太陽，追隨著兒路的腳步回家；我們在山洞裡傾聽兒路回家的故事，浸潤在22度的清水中聆聽兒路回家的歌聲。這是一場在藍天白雲青山綠水見證下的演出，一場部落青年自覺的行動劇場。

「兒路」在Truku(太魯閣族語)的意思是指「道路」。兒路創作藝術工寮的發起人-東冬·侯溫藉由藝術介入部落的方式，參與本(104)年度文化部村落文化發展計畫

—《銅門部落「藝」起「來」—Snbaux—(太魯閣族語：交換/回饋) 藝文創作培育種子計畫》。計畫鼓勵青年回到自己生長的部落，去挖掘祖先遺留下來的寶藏，追尋祖先鑲嵌在地方文化脈絡中的「技藝」與「記憶」。青年來自泰雅族、太魯閣族、賽德克族、排灣族、布農族及雅美族等。幾個月前，青年各自回到部落找了一首歌，一首對他們有意義的傳統歌謠，然後從頭學習，一字一句，反覆練唱，再回到兒路與其他團員分



行動劇場展演著青年成長的喜悅

2015花蓮生活美學文藝營紀實



葉日松在松樹下分享創作新詩的觀點，學員能親炙詩壇國寶級大師的丰采都大呼過癮。

今(2015)年已邁入第8年的花蓮生活美學文藝營，於8月4日至7日在花蓮舉行。對於花蓮地區文學視野的培養，可謂是新的創造與突破，今年加入了夜晚的課程，好似一款好玩的手遊，定期的配合在地文化，增添並版本更新，因此報名人數已早早超過預定的最大值，創下歷年來的紀錄，甚至有台東、台南等地的外地文藝青年，慕名而來，為了想一探並親身體驗花蓮的「好山好水好文藝」。

關於我們「華麗」的師資，有花蓮在地文學刊物「花青」的採編賴秀美，為讓學員對編輯及採訪時應有的學識-「主題、邀稿、組

享。東冬·侯溫說，兒路創作藝術工寮並非是指一個專業的表演組織，他們是一個相互學習的團隊。有很多時候，他們會回到部落學習，他們希望展演部落祖先的文化內涵。事實上，過去這些青年也曾迷失在主流文化的洪流之中，也曾經迷網自身的族群文化認同，然而參與計畫後，他們回過頭來，回家找到自己的歸屬感，認同感。這樣的轉變是一種相當珍貴的軌跡，也是現代的部落孩子「回家」必須經過的歷程。

東冬·侯溫說：「我遊戲在每一個當下...我創作...不拘於任何形式...那是一朵朵開在生命路上的花。」打從開始提案到執案，對東冬·侯溫來說，這些都是一種創作的過程，一種表演的型式。原來，我們很難理解東冬·侯溫所謂的行為為藝

師則鼓勵學員能以說故事的能力，去影響周遭一起行動！她並且以實作方式，即刻要學員們創造各自的故事，讓學員馬上品嚐寫作的滋味。

「詩的美感與喜悅」由曾任花崗國中英文老師的陳黎講授，他用一篇篇自己的作品，讓學員們從看似笑鬧的課堂中，領悟不同層面的意象，也清楚的表達「詩」，不同於學校制式化教法，它是如此的平易近人，讀起來是歡愉的，是清爽，也讓不少學員期待明年能與陳黎再度相會。

為讓學員們親身體驗花蓮自然與人文之美，將感動儲藏，增進創作題材，營隊在第三天安排了「閱



陳黎用一篇篇自己的作品講授「詩的美感與喜悅」，讓學員領悟「詩」表達的不同層面的意象，原來詩是平易近人，令人歡愉的！

術。直到他拿著以竹片製成的口簧琴貼在臉上，當他微微張口，棉繩一拉，輕輕盈盈地嗡嗡聲時遠時近，我們隨著口簧琴聲穿越了蜿蜒的清水溪。此刻，我們好像能感受的到，原住民族在過去歷史中的淡淡哀愁，而青年帶點憂傷的吟唱，也照見了他個人的生命遭遇。然而，不同的是，我們看見青年閃爍的眼神，這是一種充滿自信的眼神，一種在回家習得祖先知識之後才能展現的神情。而在看來只是基本律動的舞蹈，只要看的專注，便能稍稍看見青年內心的激動。今天的行動劇場展演著青年成長的喜悅，我們看見了一種深耕自己土地和生活才能有的富足姿態。

事實上，從一開始到結束，我們不知不覺參與了東冬·侯溫的創作，他從歌謠舞蹈等儀式過程，傳達了原住民族群關係與文化身份在時代中的流變。今天，有幸和東冬·侯溫及部落青年們一起回到那原住民族互古的歷史文化廊道，我們感到相當驕傲，也感到十分榮幸。期待下次的相遇。

楊明翰

讀文學地景」的課程。在松園別館有葉日松老師的新詩朗讀加持，他還在松樹下分享創作新詩的觀點，能親炙詩壇國寶級大師的丰采，學員大呼過癮！

本次營第最大的遺憾是，原本規劃在第三天的夜晚安排各小組的文藝話劇表演，卻因颱風將臨，為學員的安全考量，文藝營不得不提前結束。許多學員們的眼中難掩失望神色-無可奈何、惋惜與感慨交織，其實這便是文學最初的源頭。我相信每個學員們對文學的熱愛，宛如牢抓土壤的大樹，不會因風雨的強勁傾倒。我也相信，明年愛好寫作的青年還是會再相見，並為自己創造文藝的未來！

重溫我們兒時的記憶-螢火蟲電影院

陽美花

文化部影視局、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104年執行電影藝術推廣計畫，選定花東兩縣12個鄉鎮播映國片，希望能將電影藝術直接推廣到鄉鎮社區；此次活動是由關山鎮生活美學協會負責下鄉播映的工作，並規劃色香味俱全的行動電影欣賞活動。李吉崇館長表示，雖然包括花蓮市和台東市都有電影院的設置，但由於地理幅員遼闊造成許多民眾進電影院的意願不高，所以希望打造行動電影院的概念，可以邊看電影，還能邊吃爆米花或雞排、飲料等，觀賞的民眾反應都相當熱烈。

今年電影藝術推廣計畫選定「鐵獅玉玲瓏1」、「鐵獅玉玲瓏2」、「雞排英雄」三部國片，行動電影院名為「螢火蟲電影院」，希望能藉以推動國片和落實公



小朋友們齊聚「螢火蟲電影院」聚精會神地欣賞電影

藝術大王 彩虹社區 樂揚大王村~茄苳、陶笛、三代情

王芬玉

蟬聲齊鳴的盛夏，一踏進大王國小校區，頓時被那熱鬧滾滾的氣氛給懾服住心、耳、眼，迎面而來的是一面面具有原味特色，色彩繽紛的彩繪牆，校園內更擠滿了穿著五顏六色，打扮得唯妙唯肖的故事中的人物，叫人不由得打心底發出「噢歐!!」的讚嘆驚呼。原來這天是太麻里社區發展協會集合「藝術大王-彩虹社區」及「樂揚大王村-茄苳、陶笛、三代情」兩項社造計畫的成果展。

其實大王社區和校園的彩繪是自高進欽校長(人稱高大王)接掌了大王國小之後，四處奔走，集結了各方有限的資源，將本來斑駁髒亂的牆面彩繪成別具特色的畫牆，並將荒草漫蕪的百年茄苳樹下清理乾淨，給孩子們和社區居民得此引以為傲的美麗環境。去年起「高大王」又積極的和



小朋友們專心的聽著大哥哥大姊姊們的精彩解說

民藝術普及權。雖然公播版的影片都是電影院下片好幾年，但大部分民眾反應是要感染那種戶外看電影的輕鬆自在氛圍，無論是推著娃娃車或坐著輪椅由家人陪伴前來觀賞的，瞬間發現看電影竟然是可以這麼方便。

這次「螢火蟲電影院」播映的地點，花蓮縣播映鄉鎮包括秀林鄉、富里、壽豐、光復、玉里、花蓮市；台東市有成功、太麻里、卑南、池上、關山、生活美學館廣場等地，大螢幕搭配專業音響，即使不在電影院但專業要求卻絲毫不馬虎。在關山和卑南播放「雞排英雄」時，打出「看雞排吃雞排」，活動前就有民眾排成長龍的隊伍準備要領雞排，香味四溢讓「螢火蟲電影院」融合色香味。



「鐵獅玉玲瓏」導演澎恰恰上台分享拍片過程甘苦談

台東大學數媒系師生聯繫，希望結合數媒系同學們的期末成果展和彩繪作品，加上驗收社區推行已久的陶笛教學，給社區一個精彩的嘉年華會。

早上九點不到，在社區街上進行了創意化妝的踩街遊行，把平日冷清街頭炒得像廟會似的，接著到體育館進行走秀，並接受全場來賓的投票，選出最佳的服裝設計，現場的小朋友們個個看得目瞪口呆，不知該將票投給誰才好。緊接著活動來到了彩繪的導覽，雖然已近正午，東大的同學們不懼炎熱，為到會的來賓和小朋友們導覽解說一幅幅創作的彩繪圖畫故事，唱作俱佳的吸引了大家的傾聽。

下午終於到了今天的重頭戲…祖孫互尬的陶笛表演了。首先登場的是大王國小

的小朋友，沿著百年茄苳樹旁順序出場的小小陶笛手，隨著旋律輕擺著身體，活潑悅耳的陶笛聲一下子就擄獲了大家的心。接著上場的是老人會長青班的阿公阿媽們，斑白的頭髮和臉上的皺紋告訴了他們的年紀，據說最年長的都有八十幾歲了，但當那清脆悠揚的音樂從他們的陶笛響起，充滿自信的臉上盡是青春的笑臉，歲月似乎隨著笛聲消逝在涼風徐吹的茄苳樹梢間，在大家還覺得意猶未盡之時，節目也到了尾聲。曲終人散後，期望…期望「高大王」很快的能再為大家續另一個繽紛的彩虹的夢。



祖孫互尬的陶笛表演-老人會長青班的學員們用心吹出生命的樂章